

消逝的信托商店

·原启长·



▲ 1979年的信托商店
► 信托商店的商品



何为信托商店

说到信托商店，上了点岁数的北京人都知道。那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除了不卖吃的东西，像皮货、手表、自行车、家具等穿的用的这里样样都有，人们还可以把家里多余的东西拿到这里寄卖或由信托商店收购。

有人会说：“那不是典当行吗？”其实信托商店和典当行还是有区别的。典当行是把东西押上，从那儿拿钱救急，过后还可以赎回来，但过了当期就是死当，押的东西就是典当行的了。而信托商店的主要业务是代营，为托销、托购双方穿针引线、搭桥挂钩。

信托商店一般分为售品部和收购物部，售品部负责展示和出售，收购物部负责收购和寄卖。人们要出售暂时不用的新旧物品，信托商店就根据市价，并参考物品的新旧程度作价收购。假如是寄卖的物品，委托商店出售的价格也是双方协商而定，店方无权变动。物品卖出，收取一定的手续费；没有卖出，可以原封不动地拿回，无需交费。

所以说，这里卖的东西五花八门，多是百姓家里的生活用品，很少有新东西卖。虽然都是旧货，但也还真有好东西，拿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个“淘宝”的好去处。

信托商店的规矩

信托商店能够深受老北京人的信任与喜爱，关键在于讲信用。在这

里工作的老师傅们一个个都不一般，干信托这行儿的，不仅要在估价上“火眼金睛”，还要有察言观色的本领。顾客的肢体语言、表情神态，还有说话的语气都要留意，有经验的收购员，一眼就能看出物品来路正不正。

在菜市口的信托商店有几位经验丰富的收购员，年龄都在40—50岁之间。顾客要卖货时得先向收购师傅出示工作证或户口本，如果是卖自行车这种贵重物品，还得带上自行车执照，证明其合法身份后才能看货。这是为了防止不法分子利用信托商店“销赃”，万一物品出现什么问题，也能找到本主儿。如果师傅认为顾客的东西可疑，会向边上蹲点的公安便衣示意，请其上前进行盘问。这时，若卖主扔下东西撒腿就跑，那肯定就是小偷来此销赃的。

到信托商店中“淘宝”

信托商店的存在，给当时人们带来了生活上的方便，同时这里也能淘到一些别处买不到的好货。

在计划经济下，大部分商品购买需要票证，但一些日用品在信托商店不用票证就可以买到。改革开放初期，信托商店里出现了一些“奇货可居”的物品，譬如出口转内销的产品，使馆、华侨自带的进口商品等，还有公

检法、海关罚没的物品，这些物品日常购买需要凭票凭外汇券，这里则不需要。甚至，这里还有些市场上都见不着的商品，让信托商店很是红火了一阵。

这份资料还记录：

小平同志问：“你们怎么样？”关广富回答说，我们会议也多，报告有时也得一二万字。小平同志说：下去也不要到处作指示，指示多了也成灾。我那时下去就不作什么指示。学习也不要搞形式主义，内容要精、要管用，讲效果。

《伟人走荆楚，功德垂千秋》对这次历史的瞬间，这样充满激情地写道：

“等你们更发展了再来”——这是对湖北工作的重要指示，这是对湖北人民的深情嘱托！邓小平期待并相信湖北这块红色的土地，一定能够发展得快些更快些！

邓小平7次到湖北

第一次：1927年6月，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中共中央在汉筹备一次紧急会议（著名的八七会议）。23岁的邓希贤来到武汉，担任中共中央秘书工作。这是他第一次到湖北。为了工作需要，他在汉改名邓小平。

第二次：1947年8月，刘伯承、邓小平坚决贯彻中央决策，率领10万大军挺

当时京城有帮玩家专门跑这里捡漏，手里有点钱就到这里淘货。有个绰号叫“洋学生”的人，专买怀表，看见老怀表就买，金壳的、打点的，只要他看见的或听说的，就一定能弄到手。京城还有帮玩老爷车的主儿，淘的是19世纪至20世纪初英国早期生产的自行车（如“双金人”“兰牌”“飞利浦”等）。这些人骑的自行车都擦得非常亮，每天骑车都戴手套。这些玩车人也经常到信托商店互相串货。

另外，宣南地区的菜市口信托商店里也经常能见到好货。因为这里有著名的科班富连成，还有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的荣春社，所以一些京剧名家使用过的物件也经常能在菜市口信托商店遇到。

同时，宣南地区有着诸多的会馆。明末清初凡是进京赶考的考生，大都家有百亩良田，房屋成片，骑着高头大马赴京赶考，考上了就有官做；没考上，一些考生迷恋京城的繁华也不愿回乡了，就在各个会馆里驻扎下来。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会馆也逐渐破落，演变成了大杂院。到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些考生们的后代就成为了这大杂院里的居民，所以他们的家里会有些祖上传下来的值钱东西。改革开放以前，老百姓的生活都很拮据，于是当年那些进京赶考的学子们的后代时不时地翻出家里藏着的值钱东西，拿到信托商店售卖来补贴家用。所以，在菜市口信托商店也经常能淘换到一些老货。

逛信托商店的也有些名人，如京剧名家梅葆玖先生。20世纪70年代他玩摩托车，北京市信托公司在前门廊坊头条有家华侨收购部，只收使馆与归侨的高档商品，收购后分到基层店，如摩托车等机动车类的由缸瓦市信托商店出售，梅葆玖先生有辆本田摩托车就是在那儿买的。还有电影《归心似箭》的主演赵尔康也经常光顾信托商店，那里离他工作单位二炮文工团很近，他没戏时就经常到店里看看。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物质越来越丰富，信托商店逐渐受到人们的冷落。如今，曾经遍布京城的“信托商店”早已绝迹。（摘自《纵横》2020年第2期）

进大别山，邓小平第二次到湖北。

第三次：1958年11月，建国后邓小平第一次来到武汉，协助毛泽东在汉召开中央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第四次：邓小平于1973年2月20日从江西回到北京，其外出考察的第一个钢铁企业便是武钢。

第五次：1974年9月5日，邓小平陪同毛泽东在武汉东湖宾馆接见外宾。正是在武汉，毛泽东提议邓小平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

书房的傩面

·冯骥才·



我书房门上，悬挂一傩面（见图）。好似江西人高悬门上、用来辟邪的吞口。

傩来自远古的祭礼，夏商已有。人扮神灵，以驱鬼逐疫。江西、湖南、贵州、福建等多地皆有傩。举行傩驱仪式时，都要戴上模样凶厉的傩面。但各地傩面都用木头雕成，上施彩绘。

我这个傩面与众不同，以竹条为骨架，上糊纸多层，以红绿黑白黄五彩绘之，复罩清油，这种傩面极其罕见。尤其是这傩面极轻，适于傩舞傩戏。其形象，似虎面，凸目隆眉，额头有角，下边张着血盆大口，呲獠牙，垂着一条活动的大舌，应是某一神兽。我四处打听，皆不知其详，也无人见过。这傩面的背面有我当年记下的一段题字。字曰：

20世纪80年代末，在翻译家杨宪益家见此傩面，甚爱之。杨说此面是廖承志先生赠送他的。原物来自广西，人赠予廖承志的母亲何香凝。杨说你若喜欢就拿去，我说太珍贵，不敢取之，杨说你这次不要就沒下次了，我便鼓起勇气，取来挂在家中。

杨宪益是我国老一辈翻译家，从事中译英的工作，曾与夫人英籍人士戴乃迭合译的《红楼梦》和《儒林外史》，都是这些名著最早的英译本，在海外影响颇大。他们将我的小说《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感谢生活》等译成英文。在上世纪80年代我与杨老及夫人很熟，钦佩杨老的学识，喜欢杨老的率真、正直与随性。他和戴乃迭都嗜酒，我尤其喜欢看他与戴乃迭全喝醉了时，相对胡言的样子。我说那是一种“天堂里的对话”。

杨老的妹妹杨苡也是翻译家，如今已近百岁。杨苡与我岳母是年轻时的好友。我的书房里还保存她翻译的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啸山庄》英译本，40年代新译文丛刊出版。虽然破旧，我亦珍藏。

（摘自2月9日《新民晚报》）

第六次：1980年7月，邓小平在湖北

停留了12天（见右图，邓小平与家人在东湖宾馆游艇上）。视察了武钢、二汽、葛洲坝建设工地等，重访了八七会议会址。

第七次：1992年1月18日，88岁高龄的邓小平最后一次来到湖北。在武昌火车站，他谆谆告诫在场的省委、省政府领导：“发展才是硬道理。”并提出著名的“三个有利于”的论断。（摘自《湖北日报》张欧亚 刘文彦等文）

欢迎订购2018年《作家文摘》大合订本



2018年《作家文摘》大合订本按季度装订，一套4册，8开大小。采用牛皮纸封面、烫金书脊，包装精美，完整呈现报纸内容，富有收藏和文献价值，是您私家珍藏、馈赠亲友的上佳礼品！

数量有限，欲购从速！

购买方式一：邮政汇款

收款人：《作家文摘》报社

汇款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100125

购买方式二：微信扫码，直接购买

咨询电话：010-65518025 65000042

